

谷雨文学创作丛书 · 评论集

# 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

周书文



VENAGE CHUANGZUO CONGSHU

411

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

周书文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6 6.333印张 12万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600册

统一书号: 10110·458 定价: 1.05元



### 周书文

1930年生。现在江西省赣州地区文联工作。六十年代开始文艺创作。曾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诗集《立新之争》。近几年来，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，尤其注重红学研究。《主导面·发展性·时代感——林黛玉性格塑造的特点》一文获江西省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文艺评论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理事、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。

## 序

蒋天佐

听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的同志说，由他们编订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，并决定一次出版本省的五位中年评论家的评论集。我虽在病房里，听了之后也是非常高兴的。这高兴，固然是因为我也曾写过一些评论，深知写评论的艰辛和对于创作的作用，但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一次出版五部评论集，这在江西实在是件破天荒的事。

省作协的同志让我为这件事说几句话，算作序言，当然我是乐意从命的。然而，从何说起呢？

窗外的秋阳融融和和，金风带着爽人的色彩飘拂着，使我这个卧病的人也精神倍增，思考着文艺界的现状和前景。恰好，俊山等几位同志来访，很自然地谈论起这五部评论集以及我省的评论和创作的发展，这使我的序言写得很顺利。

这两年似乎有一种传说，认为写评论是件很容易的事，比如听了故事、小说，看了戏剧、电影，小孩子也能说出几句“批评”的话，何况成年人，何况文艺工作者！于是评论工作者受到了不同程度

的轻视。其实，小孩子的话是不是真正的文艺评论，是很值得研究的。即使成年人，多年的文艺工作者，也未必能写好文艺评论。创作难，评论也不易。这个观念，只有参加评论实践的人，才能有深刻的认识。

吴松亭、吴海、陈良运、周劭馨、周书文等五位同志，不顾世俗的偏见，坚持从事评论工作；省作协的同志们也以发展文艺事业为己任，热情地有效地支持评论工作，这都是难能可贵的。而且自一九七九年以来，他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，他们的文章不断见于省内外的报刊，这些文章对于创作和理论研究都有自己的价值，因而引起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注意。现在又结集出版，可以肯定，必将对今后的评论工作有所促进。

据我所知，江西的创作很重视革命历史题材，这是江西当代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，也是一个优良传统。不论是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电影，还是美术、音乐、舞蹈，在革命历史题材这个广阔天地里，都开放出引人注目的鲜艳花朵。对于这些独具特色的花朵的浇灌和研究，或者对于已有的经验的理论概括，或者对于新的创作问题的新探索，都是评论家的重要任务。江西的评论家抓住了这个任务，并栽培了自己的花。松亭的《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散论》、劭馨的《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

新视野》等，就是具有新见解的系统化的好文章。

近几年，江西的创作界涌现了不少新人。他们都是青年，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，既有成功的快乐，也有失败的苦闷。不论成功或失败，他们都需要评论家的热情帮助。在这方面，松亭、吴海、劭馨等不少同志都极关注。吴海在六十年代初就注意评论新人新作，近几年则更加注意了。他们对青年作家陈世旭等人的作品，表现了很大的热心。当然，他们的评论不限于江西的青年作者，还把视角对向全国新出现的有成就的作家作品。比如松亭对**谌容**的评论，吴海对刘心武《班主任》的评论，劭馨对一大批中篇小说家的评论等，都写得很扎实。松亭等人对杨佩瑾小说的评论，书文等人对罗旋小说的评论，也带有全国意义。

关于新诗的研究和探索，江西评论家中较突出的是陈良运。六十年代中，陈良运就以青年诗人的清新面貌出现于诗坛，受到老一代诗人和评论家的扶持。因为他是年轻的诗人，所以他就以诗人的独特艺术感受力、鉴赏力，去探讨新诗创作的某些规律性问题，他的论文如《关于新诗的感情境界》等就颇有见地。“五四”时代产生的新诗，以新的面貌给中国诗歌史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。但任何艺术形式，都会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出现新的问题。不论评论者还是创作者，如果从诗歌发展史出发，从

新诗的创作实际出发，能从规律中引出新的路子，那就很好了。

另外，关于古典文学的评论与研究，过去江西评论界注意得还不够。近几年，有些同志的评论兼及古今中外，这对论域的扩大和思想的丰富，都极有益处。书文在写当代评论之余，也写了一些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评论。说到《红楼梦》的评论与研究，自从它被传抄问世以来，积累至今，可谓卷帙浩繁了。书文希望更换角度着眼，是不错的。这里我联想起另外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新的文艺评论家和旧的纯学术研究的专家们在着眼点上的不同。新的文艺评论家的众多评论，就其本质来讲，大都是从鉴赏论联系到创作论，因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种古典文学的评论，给与当代创作上的借鉴，更有直接的意义。

我还想说一说评论风格问题。以往，人们都喜欢谈论作家的创作风格，却很少有人注意评论家的评论风格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，评论文章仿佛一个模子扣出来的，容不得个人风格，正象创作上的公式化一样。其实，评论有风格，也应该有风格，这在中国的古典评论和欧洲的近代评论中，是不乏典范的先例的。举例太烦，姑且不举吧。总之，造成独特风格的因素，评论悉如创作，那就是文中有“我”。这“我”，并非个人炫耀，

而是独特的观察角度，独特的论证方法，独特的表达方式，以及独特的语言和感情（写评论文章也是有感情的）。松亭等五位，在评论风格上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特色，可以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寻味。不过，似乎还应该更鲜明些。

我上边说的一些话，颇有点象开列帐单，但我目前只能用这样的方法，才觉得把问题说明白。最近两年，出现了关于探讨文艺研究新方法的热潮。方法与观点，互相起作用，探讨研究方法以促进视野的扩大，是完全必要的，至于表述方法，那就应该多样化。这个丛书的评论方法是新还是旧，我现在用的评论方法是新还是旧，我都说不清。但我想，凡是准确地说明客观现象、揭示其本质的方法，都应该被看作科学的方法。

但是，这并不是说，这次出版的五部评论集没有值得改进和提高的方面，它们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。创作者和一般读者，都喜欢谈到既深刻透辟、见解新颖，又洋溢着激情文采的文艺评论；希望评论文章写得有理有情，读来饶有兴味，启人睿智。读者的这个要求，评论家们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的。科学性和生动性，学术性和通俗性，不是不可以统一的。当然，一篇评论和一篇创作一样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包罗万象。评论家的勇气，评论家的天职，就在于提出新问题，敢于维护真理，敢于批评



谬误。而维护与批评，都应该是充分说理的。这里的五部评论集，不管它们有怎样的缺陷，但在评论者的勇气和天职上，都值得肯定。

由这五部评论集而想起的，还有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，即如何使评论更加科学化。文艺评论是科学，具有自己的独立性。虽然因见解的不同而引起争论，但并不意味着文艺评论本身带有随意性，允许信口开河。即使所谓“纯理论”的研究，也是通过争论逐步接近真理的。文艺评论的严肃的科学性，要求评论者必须深入细致地研究、理解、掌握评论对象及其在历史、美学上的位置。因为文艺评论的对象常是作家作品，所以评论家应该具备较高的艺术感受能力和美的鉴赏能力，发而为文，又需要丰富的表达能力。这些能力的取得，就要靠知识的积累和文学艺术的素养。评论的对象虽然是某个作家作品，然而评论家赖以观察和思维的依据，决不仅仅限于这个作家作品本身，也不限于一般的文学史、艺术史和文艺理论的知识，而要常常涉及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。这样评论作家作品，就不会被某个作家作品所局限。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，评论就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谈；如果就事论事，缺乏纵的和横的比较和参照，那么评论就很可能变成某个作家作品的俘虏和附庸，再凭主观而抑扬，那就势必上下左右失据了。任何形态的文艺现象，归根到

底，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，它的特殊性只在于艺术美。因此，评论家评论某个作家作品，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考察，来研究；它的艺术个性和地位，也只有放在文学艺术史上才能看出来。通过认真的比较就不难发现，恩格斯所指出的关于“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”，应该说是文艺评论科学化的最有概括性的原则。

说到此虽然意犹未尽，但不能不停下笔来，因为话说得不少了，有些理论问题，也不是我这样的纵意而谈的“散文”所能谈透的。读者还是看本书的“正传”吧！

一九八五年秋

## 目 录

- “传神文笔足千秋” …………… ( 1 )  
——《红楼梦》艺术形象的完整美
- 主导面·发展性·时代感…………… ( 35 )  
——林黛玉性格塑造的特点
- “荣府通灵故细陈” …………… ( 59 )  
——贾宝玉性格塑造的特点
- 异流潜击成“冷香” …………… ( 87 )  
——薛宝钗性格塑造的特点
- “化丑为美”的艺术…………… ( 114 )  
——王熙凤性格塑造的特点
- 倾向性·典型化·真实感…………… ( 142 )  
——袭人性格塑造的特点
- 笔散墨疏更传神…………… ( 168 )  
——贾母性格塑造的特点
- 风流灵巧招人怨…………… ( 198 )  
——晴雯性格塑造的特点

# “传神文笔足千秋”

## ——《红楼梦》艺术形象的完整美

狄德罗说：“任何东西假使不是一个整体就不会美。”<sup>①</sup>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所以能成为香溢千古的艺术奇花，流传百代的艺术瑰宝，就是因为他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人物，又把犀利的笔触伸向了人物的灵魂深处。他遵循着典型化的艺术规律，对生活进行严格的取舍与提炼，又按照生活的事体情理，创造出—批有血有肉、逼真活跳的人物，“新鲜别致”、个性鲜明的完整艺术形象。人物性格虽然有发展，却又前后统一着；性格基调虽然很鲜明，却又丰厚多样；外形动作纵然瞬息多变，却又与内心世界的跳动相统一；生活环境即使千变万化，但又与感情的曲折跃动相一致；个体形象尽管姿态横生，但又与组合形象整体妙合无垠。这便赋予众多形象独有的情态韵味，有一种浑然天成般的完整形象美，从而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令人心驰

---

<sup>①</sup>《论戏剧艺术》(20)184页。

神往的美的世界，产生出撼人心旌的强烈审美魅力。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创造出那么多供人观照的审美形象，为什么会有一种完整的艺术美，呈现出一种“朴而不俗，直而不作”的审美魅力，看来是着力抓住与正确处理了艺术形象塑造中的五种基本关系所致，即性格的前前后后关系，性格的基调与多面的关系，人物外形动作与灵魂世界的关系，周围环境与心理情感的关系，艺术个体与艺术群体的关系，作了辩证的艺术处理有关。现分述之。

### 性格特色的前后连贯，流走自如

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，首先要求人物性格特色的前后连贯、和谐一致，真实自然、妙趣横生；不能前后脱节、矛盾分裂。因为“每个人是典型，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，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‘这一个’”<sup>①</sup>。即便是稍纵即逝、着墨不多的人物，也是一个形象的整体，就有各自独特的性格特色，也有各自的性格活动轨迹，各自的人生发展流程，因而也要讲究形象的完整性。他们的先言与后语，前举与后动，就不能相互矛盾，支离破碎。尽

---

<sup>①</sup>《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》（一）6页。

管随着生活波流的舒疾起伏，周围环境的难易顺逆，个人经历的荣辱升沉，人物的性格特色也将随之别开生面，显现出精彩纷呈的色调。然而，他们的性格特色往往会在变化中相对稳定着，又在相对稳定中不断丰富发展着，从而显现出前后变化的承续性，不断发展中的稳定感，形成整个形象的和谐美、完整美。

尤三姐、晴雯都是在前八十回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，由曹雪芹自己圆满完成了对她们的完整性格塑造的。如果说晴雯这易逝的“彩云”，经过较长的时间与空间跨度，其性格也如“彩云”一般，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着，也随着人物关系纠葛的展开而深化着，更随着生活的步履而不断丰富着，从而呈现出前后的一贯性，发展的承续性，形成活生生的独特形象整体。那么，尤三姐从开始露面到饮剑而亡，仅仅只有四个回目的断断续续描写，只集中写了她短短两个来月的人生际遇，然而却凭借人情纠葛的急剧转换，写出了她整个精神世界的激烈震荡，命运悲剧的步步递进，其性格特色也呈现出激烈变化中的稳态感，相对稳定中的流动状，进而显出前后变化的承续性，动态化与稳定状的统一性，仅两个来月的经历却概括了人物的一生，形成了整个形象的和谐美与完整美。

尤三姐与尤二姐这对小家碧玉，因为是尤氏继

母带来的两个妹妹，“素日全亏贾珍周济”，便逐渐落入了贾珍父子的淫网，贾珍父子就凭借这层关系相勾引，使她们成了“淫奔无耻”之流，与贾珍父子“素有聚麀之消”。所以，贾珍贾蓉在奔丧途中，一听家人说到她俩来了，便相对会心一笑，星夜换马飞回。

当贾蓉利用料理停灵之机回家，见到这两位姨娘时，便嘻嘻笑着对尤二姐道：“二姨娘，你又来了，我们父亲正想你呢。”尤二姐一听红了脸，骂他“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。”并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，搂头戏打，他便抱着头滚到尤二姐怀里求饶，尤三姐便上来撕嘴道：“等姐姐来家，咱们告诉他。”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。而在贾蓉向尤老透露，要为尤二姐与贾琏撮合成婚时，尤三姐也是似笑非笑、似恼非恼地骂道：“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！没了你娘的说了！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！”同贾蓉之间，分明存在着调情逗俏、放荡不羁的猥情狎态。

与贾珍也有着“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”的猥亵关系。当贾珍在铁槛寺作完佛事，便溜回来与久别的两小姨子幽会，与尤老、尤二姐、尤三姐一道吃酒，尤二姐“知局”，便故意邀她母亲外出道：“我怪怕的，妈同我到那边走走来。”尤老也会意，便真个同她出来，只剩下小丫头们，“贾珍便

和三姐挨肩擦脸，百般轻薄起来。小丫头们看不过，也都躲了出去，凭他两个自在取乐，不知作些什么勾当。”

这时的尤三姐，主要显示出无视封建贞操，稚嫩中的轻佻、依人鼻息中的失身特色，还看不出多少刚烈反抗之气。但除贾珍父子外，对贾琏的乘机撩拨，眉目传情，“却只是淡淡相对”，反映出她的轻佻、淫奔，只是屈居贾珍门下，受他们父子勾引的无奈情景。

经过了宁府内两个多月的耳濡目染，对贾府主子中的种种恶德淫行，有了较多的了解，她的性格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这便在贾琏企图借饮酒之机，哄骗她重蹈尤二姐的覆辙，也给贾珍作二房时，突然暴发了出来，她一眼看穿了贾琏、贾珍的邪念，便站在炕上指着贾琏笑道：“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，清水下杂面，你吃我看见。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，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。你别油蒙了心，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。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，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，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。”并且以大红袄子半掩半开之态，一痕雪脯微露之容，搂过贾琏的脖子就灌道：“我和你哥哥已经吃过了，咱们来亲香亲香。”将他二人尽情嘲笑取乐，致使这两个风月场中的老手，反被她的这种特殊的斗争方式所镇住，



欲溜不行，欲近不能，待她酒足兴尽，也不容他弟兄多坐，便一齐撵了出去。自此，她便以独特的斗争方式，嬉笑怒骂，“作贱取乐”，以攻为守，保护自己。略有丫环婆娘不到之处，便将贾琏、贾珍、贾蓉三个泼声厉言痛骂，“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了他寡妇孤女”；天天挑拣穿吃，“打了银的，又要金的；有了珠子，又要宝石；吃的肥鹅，又宰肥鸭。或不趁心，连桌一推；衣裳不如意，不论绫缎新整，便用剪刀剪碎，撕一条，骂一句。”就使得贾珍不仅花了“许多昧心钱”，而且“不敢轻易再来”；就连贾琏也再不敢提给贾珍作二房之事。尤二姐劝她收敛一些，她清醒地指出：“姐姐糊涂，咱们金玉一般的人，白叫这两个现世宝沾污了去，也算无能。而且他家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，如今瞒着他不知，咱们方安。倘或一日他知道了，岂有干休之理，势必有一场大闹，不知谁生谁死。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贱准折，到那时白落个臭名，后悔不及。”这说明：她经过两个来月的“你吃我看”的体察，已清醒地看到了自己处境的险恶，贾珍、贾琏之辈只不过是“凭着几个臭钱”，拿她们姐俩“权当粉头来取乐儿”，再不能象过去那样白叫他们“沾污了去”，“白落个臭名”了；而且目前的相安无事，是瞒着凤姐不知，一旦得知必有一场大闹，存在着“不知谁生谁死”的潜在危险，她